

狂欢节的忏悔

〔德〕卡尔·楚克迈耶 著

田守玉 译



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

I 516-4/188

狂欢节的忏悔

〔德〕卡尔·楚克迈耶 著

田守玉 译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狂欢节的忏悔

〔德〕楚克迈耶 著

田守玉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清远市华星公司激光照排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 毫米 32 开本 5.625 印张 3 插页 95,000 字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1508-9/I·1340

定价：5.45 元

总 序

我们正处在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人类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时而如崇山峻岭，巍峨壮观，时而荒凉沉寂，寸草不生。但无论是排山倒海，似波浪滔天，或者波澜不兴，如古井死水，我们都可以发现除了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的规律以外，还存在着一个带普遍性的规律，即文学范型的探索和创造的非常规时代与文学范型的完善、成熟、整合的常规时代之间的交替递嬗，轮番出现的规律。简言之，凡侧重于创造和探索的时代过后，一个侧重于整合的时代就必然接踵而至。反之，当一个常规创造的时代达到了自己审美范型的顶峰之后，创造的内应力就重新开始积聚并期待新一轮的喷发。新的审美范型的探索和创造，只是为下一轮的整合铺平道路。创造和整合的轮番出现，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构成了源远流长的世界文学史。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整合，本身就包含着扬弃、继承、修正、完善和综合。每一时代的文学，都是把已往历代文学积累之总和作为此时此刻的出发点，后者是前者影响的结果，前

者则是后者萌生和成长的摇篮。那么，在人类文学的长河中，20 世纪文学的主导倾向是什么，受着什么规律的支配呢？我们可以确定地说，20 世纪是一个非常规型创造的探索的时代，就审美范型的创新和探索的广度与深度而言，文学的发展是已往任何一个世纪所无法比拟的，各种文学思潮的兴衰消长，文学流派的频繁更迭，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完全可以说，20 世纪文学发端于 19 世纪文学母体之中，凡 19 世纪文学高峰之后所遗留下来的空白已被完全填满，它所有的端倪和萌芽都被发展和壮大了；凡所有能走的路，不能走的路，或根本没有路的地方，都有 20 世纪的作家们在走和走过；所有的文学蹊径都被开辟了，拓宽了；所有文学王国的宝藏都有人从岁月湮没的尘封中重新进行发掘和利用。这是一个创造精神勃发的时代，也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混乱时代。这是一个满目锦绣的时代，也是一个赝品假货充斥的时代。也许，这个文学创新的时代，还不曾产生如同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雄视千古的文学巨人，但在“世纪团体赛”中却可以稳操胜券。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非常规创造时代在期待着下一轮全面整合时代的到来。历史告诉我们，集大成的文学巨人常常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是整合时代最鲜明的标志。其次，20 世纪的文学表明，不论是创作实践，

还是建立在创作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均使已延续了许多个世纪之久的“模仿论”理论及其文学形态难以为继。20世纪文学是人的主体精神大放异彩的时代，是向人的内在深度世界进军的时代，这是一个对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方法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变革的世纪。就每每成为时代审美变革先驱的诗歌而言，象征主义以降和超现实主义诗歌潮流的绵延，拉开了人们对已往诗潮的历史距离，或者说这两大诗潮把前此的浪漫主义推到了历史背景之中，先前的那种耀眼光芒在后世人的心眼中已大为黯淡。意识流小说的崛起，使全知全能的小说叙述角度在神圣艺术真实性的旗帜下受到怀疑，它赖以存在的文学假定性地基已被摇撼，因此，拉美文学的“爆炸”导致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崛起，并使它成为本世纪的文学奇观之一，比别的文学多一层整合的倾向也就不奇怪了；表现主义、荒诞派和黑色幽默等的艺术审丑倾向，使传统的真、善、美的艺术组合遇到叛逆性的挑战……如此等等，那种对人类文学艺术的两分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再也不可能对20世纪多彩多姿的文学艺术作理论概括了。

20世纪文学成就的创新是巨大的，但从文学创新的背景来看，不难发现这个背景有其崇高、光明和残酷、黯淡相互交错的一面。在20世纪，人类经历了空前规模的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还是科学技

术突飞猛进，且以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增加着社会物质财富的时代。而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之间则构成了极不协调的裂痕。我们在读20世纪的文学作品时，不仅古典文学中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英雄已属罕见，文艺复兴时期那顶天立地、作为万物之灵的大写的人，也几乎已不见踪影了。因此，20世纪文学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人类生存困境和危机时代的产物，对人性之恶的关注毕竟削弱了对人性之善的高歌。这似乎在启示我们：创新所带来的片面性该在下一轮的整合中进行调节和纠正。“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临近世纪之交，在我们浏览观赏世纪黄昏的最后一抹晚霞，不正应该瞻前顾后的沉思一番么？！

从历史上看，我们民族是一个拥有悠久光辉传统的文学大国。在20世纪，我们也向世界贡献了名列世界文学巨人之列而毫无愧色的伟大作家——鲁迅。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几乎是繁荣和发展一个民族文学事业必要的先决条件。而这，也正是鲁迅“拿来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为了给文学译介事业添砖加瓦，本丛书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兼及诗歌和其它文类，每辑八册，每册约十五万字。在选材方面，将侧重于美、英、苏、法、德、意、西、拉美等文学大国和文学语种，并尽可能选择那些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已有定评，正在

或行将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家作品，以期于我国的文学文化事业的长远积累有所裨益，为我国源源不断的文学后继队伍提供借鉴和参照。

《20 世纪外国文学精粹》编委会

一九九一年八月

译 本 序

在 20 世纪的德国文坛上，卡尔·楚克迈耶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戏剧《柯柏尼克上尉》被称为“自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以来世界文学中最优秀的喜剧”，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他的剧作《魔鬼的将军》被公认为战后德国剧坛的代表作，迄今已演出 4000 多场，是德国 1945 年以来上演场次最多的戏剧；他的小说《狂欢节的忏悔》被评论界称作“德国小说中的一颗珍珠”，“可与霍夫曼和爱伦·坡的作品相媲美”；他的许多作品已经搬上银幕；他赢得过许多重要的国际和国内文学奖，享有崇高的世界性声誉。

楚克迈耶 1896 年生于德国纳肯海姆，1977 年在瑞士的萨斯菲逝世。他出生在一个工厂主家庭，1914 年至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西线作战，1917 年在《行动》杂志上发表了最初的诗歌和散文，表达了反对战争、支持革命的倾向。战后，他

在法兰克福和海德堡求学，并于1920年写出了第一个剧本《十字路口》，在柏林市剧院上演。

楚克迈耶的成名作是喜剧《欢乐的葡萄园》(1925)，这部戏剧赢得了当时德国最高的文学奖——克莱斯特奖。1929年，他获得毕希纳奖和海德堡戏剧节剧作家奖。1931年，楚克迈耶的剧作《柯柏尼克上尉》在柏林德意志剧院首次公演，获得极大的成功。这部戏剧写于希特勒上台前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931年法西斯上台后，楚克迈耶的戏剧在纳粹德国被禁演。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后，他从奥地利逃到瑞士，并于翌年流亡美国，加入美国国籍，此后，为好莱坞编写了许多电影剧本。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返回德国，并于1958年定居瑞士。战后，他又写了许多剧本，如《魔鬼的将军》(1946)、《巴巴拉·布洛姆贝格》(1949)、《火炉中的歌声》(1950)、《冷光》(1955)、《钟敲一点》(1961)、《鹤之舞》(1964)、《捕鼠者》(1975)等。

除了戏剧，楚克迈耶还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小说，如长篇小说《萨尔瓦莱或波伦的玛格达伦娜》(1936)、《掌握生杀大权的人》(1938)，中篇小说《陶努斯的农夫》(1927)、《洛文的天使》(1945)、《灵魂的酵母》(1945)、《狂欢节的忏悔》(1959)等，并获得古滕贝格奖(1948)、歌德奖(1952)、联邦

金星勋章（1955）、奥地利国家大奖（1960）、海涅奖（1972）等多种文学奖。

《狂欢节的忏悔》是楚克迈耶最出色、拥有读者最多的小说，迄今已译成英、法、俄、意、西班牙、日等十几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在国内再版达十二次之多。这部小说描写了狂欢节期间发生在德国某城市的一件谋杀案，以及对此案的调查过程。它虽然情节复杂、曲折，扣人心弦，但并不是一部单纯的侦探小说，甚至可以说不是侦探小说，因为作者通过对事件的叙述，描绘了一幅德国狂欢节民间活动的有声有色的风俗画，刻画了上至贵族老爷和小姐，下至被凌辱、被遗弃的农家妇女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以及他们复杂的内心世界，其中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作者通过悬念、伏笔、暗示、联想等手法使整篇小说充满一种内在的紧张，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阴沉、神秘的气氛，让人一拿上手便想一口气将它读完。

译者

狂欢节的忏悔

〔德国〕卡尔·楚克迈耶 著

田守玉 译



1913年的狂欢节前夜是2月中旬一个阴霾、寒冷的星期六。这天下午，一位身穿第六龙骑兵团军服的青年人从圣母广场的旁门走进美因兹大教堂灯光暗淡的侧殿。此时，不远处古滕贝格广场上新建的市大剧院前，狂欢节王子殿下的“新兵”——传统狂欢节王子卫队的预备队员——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宣誓仪式。身着华丽服装的狂欢节王子和公主在剧院的露天阳台上向人群招手致意。

随着教堂厚重大门的开启，一阵阵风似的传入欢快的喧嚣声、鼓声、口哨声以及从大布莱希区直至市场区响彻全城的、带着醉意的喊叫声。

除了圣坛前的长明灯，教堂里只亮着几盏煤气灯和几支大蜡烛。烛火哔剥燃烧的响声使午后忏悔时特有的寂静显得分外深沉。教堂侧殿内有一排忏悔间，每一间的门边都写有坐在帘后听取忏悔的神父的姓名。此刻，在它们面前，可以看见稀稀落落的跪着的身影，其中的几个人双手掩面。狂欢节的

星期六似乎未能招来更多的忏悔者。即使在饰有玫瑰花环的圣母祭坛前，也只有几个老妇人在躬身等待晚祷。

那位身穿镶有黑色硬领的浅蓝色骑兵军服的男子径直向入口旁的一个小房间走去，这是教士会会员杭利策博士接受忏悔之处。此刻这儿没有人，平时也很少有人，因为这位博学的神父不仅因严厉和超人的记忆，而且因听觉迟钝而闻名。龙骑兵似乎很匆忙，未曾下跪便直奔忏悔间的入口。他步履急促、僵硬，几乎像一匹小跑的马跳跃向前。杭利策博士这时正掀开黑色的帘子，暗自希望别再有人来忏悔。他盼望着尽快回到主教图书馆去继续读他的书。晚来者奇怪的步伐引起了他的注意，听见靴刺碰击地面的响声，他猜测来人是否骑马受了伤，于是放下帘子，把脸转过来。

然而紧接着，神父急忙钻出忏悔间狭窄的门，并以他的年龄和法衣所能允许的速度三步并作两步急速穿过中堂，登上后殿台阶，向唱诗班的位置奔去。在那儿，两个教堂门卫之一正靠着一把长柄戟打盹。在教堂正厅巡视的另一个看门人发现神父打着激动的手势在向他的同伴小声说着什么，便也好奇地走过来。两位看门人把手中的戟往石柱旁一靠，跟着神父朝他那很少有人光顾的忏悔间跑去。忏悔间门边

低矮的木椅下露出两条穿军裤的腿和一双光亮的、带马刺的皮靴。它们仿佛不属于某个躯体，而像是从活动木偶身上卸下来的四肢。年轻人的上身瘫倒在地上，双手叠放在胸前，下巴紧挨着忏悔间栅栏下方的木棱上。两个门卫小心翼翼地把这一动不动的躯体从棺材般窄小的木栅栏里拉出来，当他们将他翻过来准备抬走时，他的头和双臂晃动着垂到了地面。为了避开几个参观教堂的游人，二人绕过中堂，穿过侧殿，将龙骑兵抬进圣器室。跟在后面的杭利策虽然吓得心跳不止，但仍然注意到他们滑稽的模样：他们身着古装，一个又矮又胖，挺着大肚皮；另一个却又高又瘦，罗圈腿，灯笼裤和长袜使他的体形更加细长。尽管他们受过宗教仪式的队列训练，在异乎寻常的重压下仍步履蹒跚，像从街上找来的跑龙套的演员，或更像是在表演《滑稽故事》中的一个场面。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停放，两位看门人将龙骑兵放在一位早已去世的选帝侯石棺的棺盖上。那人一动不动地躺着，像一具尸体。

“也许，他只是昏了过去。”杭利策对两个喘着粗气的看门人说。他虽然没有细看，但心里却明白，这多半已经死去。他想脱去法衣，却发现衣服的白边上有几点血迹。他疑惑地俯下身去，借着圣器室外间明亮的灯光，看到龙骑兵的嘴角渗出了暗红色的液体。“可能是肺出血，”他说，“得赶快去找大

夫。你们认识他吗？”两个看门人摇了摇头。

“住在维什诺能巷的卡勒巴赫大夫正在向戈特隆神父忏悔。”其中的一个回答道。

“那么，快去请他来，”杭利策说，接着又命令另一个：“你赶快去准备一些水。”

后者耸耸肩，把在忏悔室前拾到的军帽放在龙骑兵的胸脯上走了。

圣器室里只剩下神父。他想拿下军帽，把龙骑兵的双手放在胸前，但又不敢在医生到来前移动他。这是一张漂亮，甚至可以说英俊的青年男子的脸，丰满的嘴唇上有一撮黑色小胡子。“不，”杭利策摇了摇头，自言自语道。蓦地，他觉得这人似乎有些面熟，但随即又驱散了这个念头，他想不起曾在哪儿见过他。他轻声念起了主祷文，还没有念完，医生便走了进来。卡勒巴赫个子矮小，满头白发，身穿式样陈旧的黑衣，看来并不介意别人打断他的忏悔。

“死了，”他简单地检查了一下，划了个十字说，然后合上死者的眼睛。

“这样年轻，”杭利策说，“顶多 25 岁！他害了什么病？”

医生微微抬起死者的上身，仿佛想听听他的心跳，但立刻又猛地缩回手，像被火烫了似的。他吃惊地指着那年轻人的后背。在煤气灯发绿的灯光下，死者左侧的肩胛骨下有一件闪闪发光的東西。两位